

培养青年学生底线思维路径探析

韩波^{1,2*}, 李灏良³

(¹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1370; ² 粤西红色文化研究与传承中心, 广东 广州 511370; ³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1370)

摘要: 底线思维是一种积极的思维方式, 是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 根据主体需要和客观条件, 明确并坚守底线, 尽力化解风险, 避免最坏结果, 同时争取实现最大期望值。从马克思主义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探寻底线思维特征的哲学性; 从青年学生的现实特点总结培养底线思维的必要性; 基于目前高等教育对青年学生底线思维的培养的困难, 从理论学习、法治素养、社会实践提出培养青年学生底线思维的具体方法。

关键字: 底线思维; 青年学生; 培养路径

DOI: <https://doi.org/10.71411/jyyjx.2026.v1i1.965>

Exploration of the Path to Cultivate Bottom-line Think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

Han Bo^{1, 2*}, Li Haoliang³

(¹ Guangzhou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ol of Marxism, Guangzhou, Guangdong, 511370, China; ² Western Guangdong Research and Inheritance Center of Red Culture, Guangzhou, Guangdong, 511370, China; ³ Guangzhou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ol of Marxism, Guangzhou, Guangdong, 511370, China)

Abstract: Bottom—line thinking is a positive way of thinking. In the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world, it involves clarifying and adhering to the bottom line, managing to resolve risks, avoiding the worst outcomes, and at the same time, striving to achieve the maximum expected value, based on the needs of the subject and objective conditions.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philosophical nature of bottom-line thin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rxist ontology, dialectics, and epistemology; summarizes the necessity of cultivating bottom—line thinking based on the current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proposes specific methods for cultivating bottom—line think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 on theoretical learning, legal literacy, and social practice, in view of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current higher education in this regard.

基金项目: 本文系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2024 年度校级一流本科课程 (项目编号: 2024KC013) 阶段性成果; 本文系教育部 2020 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项课题: “八个统一”与高校思政课深度教学模式改革方法、路径和目标研究 (项目编号 20JDSZK028) 阶段性成果

作者介绍: 韩波 (1981-), 女, 四川泸州, 硕士,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
李灏良 (1997-) 男, 广东四会人, 硕士, 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

通讯作者: 韩波, 通讯邮箱: 5690162@qq.com

Keywords: Bottom—line thinking; College students; Cultivation path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底线思维的重要论述,这是全面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国家总体安全,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伟大实践中出现的突破创新和理论结晶。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两次提到底线思维,青年学生更应响应号召,树立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促进自身成长成才,增强责任担当。

1 底线思维的内涵及特征

从语义角度理解,底线思维的核心在于明确底线。在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内,“底线”被界定为一种不可触碰、不容逾越的界限,是事物保持其固有本质属性的最终屏障,确保物质态的稳定性,是标志事物在发生本质性变化之前的临界状态。从习总书记的诸多论述中可以发现,底线思维的核心要义在于通过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战略定力,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最高目标,提前防范和化解风险,确保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底线思维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积极思维方式,即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根据主体需要和客观条件,明确并坚守底线,尽力化解风险,避免最坏结果,同时争取实现最大期望值。值得注意的是,底线思维并非一成不变,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不断调整和完善。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社会的深入发展,新问题和新的挑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坚守底线的同时,不断创新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总体而言,底线思维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从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底线思维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世界是统一的整体,而这种统一性的根源在于物质的存在。因此,底线思维的根基必须稳固地建立在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之上。在此基础上,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条件,以便更为准确地“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这也恰好是运用底线思维的起点^[1]。

同时,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底线的确定也应因时因事而议。在设定底线时,充分考虑当前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和具体问题调整底线,做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一方面,底线设定需紧密贴合社会形势动态变化,确保科学性与合理性;另一方面,底线设定还应契合主体实践能力的成长趋势,确保底线与主体挑战承受能力相匹配。

从唯物辩证法看,坚持对立统一是底线思维的内在核心。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在一定条件下,矛盾双方相互转化。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好”与“坏”总是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两点论’,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既要看到国际国内形势中有利的一面,也看到不利的一面,从坏处着想,做最充分的准备,争取较好的结果”,正所谓“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强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底线思维强调忧患意识,即实践中秉持辩证思维,深刻认识并应对潜在的风险与挑战。

此外,事物的发展进程是量变与质变的有机统一,也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辩证。在事物不断演进的过程中,量变作为事物发展的基石,持续累积并逐渐趋近于引发质变的临界点,“度”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既是事物发展质的规定性的体现,又是量的界限的划定。因此,在实践中,深入理解和把握量变质变的客观规律,精准识别并有效控制事物发展的“临界点”,以确保事物在量变的稳健积累中逐步前行,并在恰当的时机实现质的飞跃,从而推动整个发展进

程。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展开分析,发挥主观能动性是底线思维的基本要求。通过运用先进技术和深入的理论分析,得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属性,从而不断深化对事物的全面认识,并明确界定真正的底线。唯有如此,才能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动权,有效防范和规避各种潜在风险,因势利导,确保事物朝着积极、有利的方向发展。同时,还应当秉持“从最坏处准备,向最好处努力”的严谨态度,以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从而确保最终能够取得最佳的结果^[2]。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强调防微而杜渐、见微而知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等原则与底线思维的目标诉求不谋而合,共同构成了我们思考问题和应对挑战的重要理念。底线在价值层面上,代表着最低标准,必须毫无例外地予以恪守;在发展的进程中,底线则是设定的最低目标,务必不折不扣地加以实现。因此,对底线的严防死守,防止最坏的可能出现,构成运用底线思维首要前提。另一方面,也应强调底线思维并非意味着裹足不前或过分保守,而是在“充分看到发展中的困难、问题和不利因素”,全面审视当前形势的基础上,深刻洞察发展中的挑战、难题与潜在风险,进而通过精心策划和积极应对,推动态势向良好方面发展^[3]。

底线思维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时代创新与发展,是一种具有深刻哲理和实用价值的思维方式,与辩证思维、历史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和创新思维内在联系、相互贯通,构成了完整的科学的思想方法。

从唯物史观视角看,物质生产方式是底线思维的客观基础,群众史观是底线思维的价值内核。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物质生产实践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前提,更构成了底线思维的本源场域。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商品生产中实现财富创造的同时,也系统性地生产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等现代性风险,这为底线思维提供了客观依据。同时,人民主体地位构成底线思维的逻辑起点,基本民生保障线的划定,本质上是对“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根本维护。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将抽象的“人民利益”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安排,彰显了唯物史观的人本向度。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底线思维正在从危机应对机制升华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方法论。这种思维方式的深层价值,在于它实现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的创造性结合。当我们将这种思维置于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历史长河中观察,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坚守底线不是限制发展的牢笼,而是通往更高文明形态的阶梯。

2 青年学生底线思维培养的必要性

青年学生“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作为现实的人,是依据个人和社会的实际需求,积极投身于各类实践活动,置身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并展现出鲜明能动性的个体。

一方面,鉴于当前国际局势变幻莫测,我国正处于新的发展阶段,新旧问题相互交织,各类风险挑战不断涌现。青年一代,作为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心智与思想正处于形成和塑造的关键阶段,更易受到各种新思潮的影响,这也使得他们成为某些西方势力企图渗透的重点对象。为此,我们必须加强青年底线思维的培养,引导他们科学分析和认识当前局势,坚守理性思考的底线,抵御西方不良社会思潮的侵蚀,提升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

另一方面,当前青年学生无论思辨能力、人生阅历、对现代科技掌握的水平,都有了极大提高,对当下的社会热点也有自己的见解,但自始至终置身于校园之内,社会经验的匮乏及社会经历的不足,使得他们难以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与现实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思考问题时,他们往往容易脱离实际,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过于理想化,缺乏足够的现实考量。着力培养青年学生的底

线思维,不仅能引导他们在面对复杂现实时保持清醒研判、稳妥行动,更能帮助他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构建理性而坚韧的联结,让青春真正服务于社会的发展。

3 培养青年学生底线思维在高校教育实践中的瓶颈与困难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为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青年学生无论从个人自身成长出发,还是从国家民族大计考虑,底线思维的培养日益显得必要。然而,在高校教育实践中,对青年学生底线思维的培养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首先,在高校教育领域,主体与客体对底线思维的认知存在偏差,这种偏差的根源在于对底线思维理论渊源的理解和应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底线思维的论述,不仅深化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思想,而且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底线思维智慧进行了现代诠释与提升,同时是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对底线思维运用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底线思维的不断丰富与创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批判^[4],不仅展现出对潜在风险的预防意识,更是运用底线思维的显著表现。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留存了大量诸如“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古训,体现了底线意识中的忧患观念。毛泽东同志通过调查和总结对敌斗争经验,明确指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5],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运用底线思维的生动体现。综上所述,底线思维作为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其理论渊源和实践应用均体现了对潜在风险的深刻认识和预防。在高校教育中,主体与客体应深入理解和正确运用底线思维,以促进这些优质资源在教学实践中得到有效地利用与发挥。

从高校教育主体角度看,在课程设置上并未充分体现出底线思维培养的重要性。虽然有一些课程涉及道德伦理和法律法规,但往往缺乏系统性和深入性,难以真正培养出学生的底线思维。从高校教育客体角度看,青年学生对底线思维的理解存在偏差,认为它仅仅是一种道德规范或法律约束,或者仅仅涉及公安、国防等离他们生活较远且较为“重大”的领域,对底线思维涵盖范围的理解存在局限,没有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或能力来培养和应用。

其次,新时代青年学生思想发展特征加大底线思维培养难度。现阶段的青年学生主要集中在“00”后,伴随着互联网成长在信息化时代,网络成为他们了解世界的主要渠道。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于思想发展层面呈现出显著特征:第一,对国内外时事政治和社会热点表现出高度关注,但鉴别能力不足,易成为西方不良思潮的主要影响对象。第二,在算法框架下,他们有较高风险陷入信息茧房,导致视野的狭窄化。第三,大多数青年学生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但囿于心智尚待成熟及社会阅历不足,他们在政治信仰方面显得不够坚定,政治观点倾向于实用主义。第四,青年学生自幼受到家庭和学校思想道德教育和道德文化熏陶,从小就具有一定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判断。当具体道德实践中遭遇挫折时,又格外容易产生否定公序良俗的情况^[6]。第五,部分家长对孩子过度呵护,为孩子包办一切,过于严厉的管教方式,导致学生产生恐惧心理,从而限制了其思维能力发展,降低了其抗压抗挫能力,甚至导致心理抑郁。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调查结果显示,在成年人群中,18—24岁年龄组的抑郁风险检出率达24.1%,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

最后,青年学生对法律的认知水平增加了培养底线思维的挑战性。当前,在高校非法学专业学生的人才培养方案中,法治教育主要依托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道德与法治》开展,部分青年学生也可能因为考取各类资质证书学习对应的法律知识。就《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而言,所承载的教学目标具有多元性,并非仅聚焦于对学生法治素养的培育,更承担着全方位提升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重要使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该课程总共6章的内容架构中,涉及法律部分的仅有1章。从教育实践与目标达成的视角审视,这样课程内容比例的设置,使得该课程在实施过程中难以有效满足《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提出的要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非法学专业学生法

治教育的深度与广度形成了限制^[7]。

以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发布的《涉信息网络犯罪特点和趋势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为例,被告人年龄主要集中在18岁至39岁,这恰好涵盖了高校青年学生的年龄层。这说明,青年学生尽管接受了十余年的学校教育,但尚未接受系统的法律法规培训,法律知识薄弱,因此难以形成法治思维;尽管青年学生已经成年,但受限于其认知能力和生活经验的不足,面对生活学习中的种种问题,往往难以找到合理的解决方式。因此,他们容易受到各种负面因素的干扰,甚至可能模仿一些不良的法治行为模式,进而引发违法事件。这种情况无疑对青年学生底线思维的培养构成了严峻的挑战^[8]。

4 培养青年学生底线思维的路径

培养青年学生底线思维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任务,这需要学校、家庭以及社会三方紧密协作、互相配合。在这个过程中,学校发挥教育的主渠道作用,通过设置相关课程,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形成和提高底线思维。家庭教育作为个体成长的重要部分,家长通过自身的言行举止,培养孩子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坚持和韧性,帮助他们建立起牢固的底线思维。社会更是培养底线思维不可或缺的舞台,通过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和自身体验,让学生在现实场景中锻炼和提升底线思维。总的来说,培养青年学生底线思维是一个需要多方共同参与、共同推动的综合性过程。

4.1 强化理论学习,树立正确的底线观念

一项能力的习得,需要通过理论学习与广泛阅读来构建必备的知识基础,也离不开刻意练习和具体实践,并在这个过程中持续积累经验。底线思维深刻体现了唯物主义本体论、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的实践观以及唯物史观的精髓,蕴含着丰富的哲学内涵。因此,青年学生应当首先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扩展经典著作研读与学习,提升自身的思维能力。

为全面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根本任务,各大高校已经初步构筑了一个涵盖国家要求、教育布局及高校实施的“三位一体”培养框架。在这一框架下,习近平总书记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多次指导性意见,相关职能机构据此制定了详尽的建设标准与工作方案,而各类高校则负责将这些标准与方案落实与实施。各级各类高校从教师素养提升、教学理念更新、教学方法创新、教学媒介运用、教学评价设立、教学氛围营造等角度入手,打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最后一公里。

同时,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发现,超过九成的青年学生认同研读经典原著的必要性,但仅有不足两成的学生认为自身对经典原著的学习投入与重视程度足够。大部分青年学生觉得,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较好的途径是“上专业课”以及“反复通读”,真正通读过一遍《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青年学生也不足5%^[9]。然而,要想提高底线思维,还远不止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更应当强化研读与思考的融合、历史与现实的贯通、理论与实践的交互,持续提高经典原著学习和研究的水平。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绝不能“浮光掠影”,也不能“浅尝辄止”^[10],而需要全神贯注地读、原汁原味地读、反复多次地读,通过细细品味来体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那经岁月洗礼却依然熠熠生辉的思想价值。

同时,经典理论的学习也应扩展到对中国传统典籍和经典历史著作的学习。通过阅读这些典籍,青年学生能够洞悉历史的脉络,深入理解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结构、文化背景和人物命运,进而锻炼出对历史变迁的敏锐感知和精准分析能力。将这种能力运用在现实生活中,使学生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准确判断事物发展的潜在趋势和可能面临的挑战,从而做出更加理性和科学的决策。

4.2 培养法治素养, 增强底线意识

法治素养是法治知识与观念、法治行为与习惯、法治情感与信仰的综合体, 是一个人所具备的法治品格和能力。学生的法治素养培养是一个多维度、层次化的发展过程, 涉及知识的系统掌握、意识的逐步形成、信念的深入内化以及能力的实践应用。这一过程中知识掌握是基础, 为后续环节提供必要的信息储备; 意识形成是关键, 促使大学生对法治有初步的认知与感知; 信念养成则是核心, 使法治观念深深扎根于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之中; 能力实践为落脚点, 通过实践活动将前几个环节所积累的知识、意识和信念转化为实际运用法治的能力, 四个环节层层递进、相互关联, 共同构成大学生法治素养培育的完整路径。

在现有高校课程设置中, 首要任务是对现有课程法治体系内容进行丰富, 并对教学方法加以创新。在《思想道德与法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国家安全教育》以及《形势与政策》等课程中, 强化法治理论知识的讲授力度。在教育实施过程中, 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 引导青年学生将法治理论与社会实际相融合, 进而提升其运用法律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次, 鼓励高校开设能够满足青年学生需求的线上与线下法律选修课, 充分结合 05 后学生的学习特点及互联网优势, 积极推进法治教育的信息化进程, 以此为青年学生提供更为优质、便捷且贴合其需求的法治教育资源, 促进其法治素养的全面提升。

最后, 营造法治宣传氛围, 实现法治文化育人功能: 利用法治文化节、法治宣传栏、校园广播等形式, 实现法律知识的广泛普及; 借助法律专家、法官、检察官所开展的专题讲座, 向学生传递前沿法律动态与实践经验; 运用法律辩论赛、知识竞赛等活动形式, 提升学生的思辨能力, 并进一步强化其法律知识储备; 通过组织学生参与社区普法、模拟法庭等法律实践活动, 深化其对法律在社会实践中应用的认识和理解。这些综合性教育途径不仅能够拓宽学生的视野, 而且有助于培养其作为公民的法律责任感和法治意识^[7]。

4.3 开展实践活动, 提升底线思维

积极投身社会实践, 在实践中提高底线思维水平。在马克思那里,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 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 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 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在实践之问中, 深刻理解底线思维的理论价值; 在实践发展中, 不断升华底线思维。

作为培养底线思维的重要途径的社会实践可以从多个方面着手: 建立基于产教融合、赛教结合的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体系, 从顶层设计和平台建设出发, 让学生的社会实践从校内走向校外, 有助于学生在实践中培养底线思维, 即在专业领域内识别和坚守底线; 设计相应社会实践学习活动, 注重“走出”课堂, 走向现实生活, 让学生亲自动手操作, 主动探究, 积极参与学习实践、生活、社会实践, 从中学会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坚守底线, 提升自身的底线思维; 开展详尽的社会调查, 以全面掌握外部环境与主体状况, 从而确保对底线的评估既客观又准确。在社会调查过程中, 摒弃主观臆断, 深入实际情境, 从中获得丰富的经验性知识, 并通过筛选和验证, 形成对事物发展整体情况的理性理解; 从量规维度构建、量规评价主体、量规运行机制入手建立科学的社会实践成果量规, 确保社会实践活动质量与价值评估准确性。

5 结语

当下, 培养青年学生的底线思维具有深远的意义, 它不仅对于个体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至关重要, 而且对于未来各行各业的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效能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对青年学生底线思维的培养, 应当采取全面而系统的方法, 从校内到校外、从课堂到校园、从理论到实践、从专

业学习到通识教育全方位着手。在此过程中,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既有优势,补足法治教育与实践教学的不足,实现教育内容与学生发展需求的深度融合,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培养出具有全局视野、战略眼光和底线思维的新时代青年。

参考文献:

- [1] 古荒. 辩证唯物主义是底线思维的“根”和“魂”[J]. 中国纪检监察, 2020, (10): 12-13.
- [2] 周亚东. 底线思维: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方法之一[J]. 理论视野, 2017, (02): 23-26.
- [3] 陶文昭.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科学思维[J]. 理论探索, 2015, (04): 5-11.
- [4]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09): 423-433.
- [5] 毛泽东. 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12): 47.
- [6] 卓婷婷, 苏彤. “00 后”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及教育引导对策[J]. 武汉冶金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22, (03): 51-54.
- [7] 戴秀丽, 程琳琳, 王露霏. 新时代大学生法治素养培育的现状分析及模式探究[J]. 思想教育研究, 2022, (08): 132-138.
- [8] 李晓波, 舒晨晨.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法治思维形成特点及其提升路径[J]. 科技传播, 2022, 14(11): 70-72.
- [9] 邓希泉, 郭元凯.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在青年中传播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 青年发展论坛, 2020, (05): 5-13.
- [10] 新华社.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2016-05-19)[2026-01-13]. https://news.cn.cn/native/gd/20160519/t20160519_522183164.shtml.